

中醫古籍出版社

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目錄索引

醫家類

主编 傅景华 高兆孚

编辑 金立 刘晖楨

徐岩春 周永喜

景文渊阁四库全书 子部索引
医家类

第五十四册(全五十四册)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印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图书馆文献部发行

一九八六年一月第一版

印数：〇〇一—〇六〇

统一书号：一四二四九·〇一五四

定价：一十五元

醫文獻閣四庫全書

目錄

本冊目次

醫家類索引目錄

中華書局出版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醫家類目錄

重印四庫全書醫家類序一、二、	二二二
凡例	一一二
四庫全書醫家類目錄	一一二
四庫全書醫家類提要	一一五七
四庫全書醫家類存目提要	五八一八
四庫全書醫家類簡明目錄	八三一九
續修四庫全書醫家類類表	一一二
續修四庫全書醫家類目錄	一一二五
四庫全書醫家類書名著者筆劃字順索引	一一七
四庫全書醫家類書名著者四角號碼索引	一一八
索引字頭筆畫檢字	一一六
四角號碼檢字法	一一三
四庫全書醫家類單行本與四庫全書本醫家類冊數號碼對照表	

重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醫家類序一

《四庫全書》是舉世無雙的大型叢書，其於中華民族文化的研究與發揚至關重要，因而向來受到學術界的密切注意。

我們偉大的祖國，以文明古國而著稱於世，華夏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自古以來，我國人民就非常重視圖書文獻的整理與纂修。早在公元前二十六年至前六年間，漢成帝即命劉向父子校讎內府藏書，凡六百零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晉隋以降，歷代圖書編校工作始終不輟，致使典籍之繁，浩如煙海。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一七七二年）春，清高宗下詔徵書，次年二月即採進數千種，乃詔立四庫全書館，雲集天下文豪，如紀昀、陸錫熊、戴震、朱筠、彭元瑞、莊存與、謝墉、朱珪、任大椿、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綱、王念孫、王太岳、金榜、洪梧、曾燠、趙懷玉、陳際新、李潢等，一時盛況空前。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十二月，第一部文淵閣即鈔繕告竣。至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則七閣告成。

《四庫全書》廣搜歷代典籍，遍及朝野，計三千四百六十種。蒼文、史、政、哲、民、社、宗教、天、地、物、算、農、醫、工、商等百家雜學於一爐，並依學術分野，井然有序。所收諸書，因適應清王朝之政治需要，其取舍揚棄，不無失當之處，但綜觀全書，其綱羅之豐富，編排之系統，前無古人，不愧為民族文化之精萃，人類智慧之大成。所撰提要，述著者生平，學術價值，內容梗

概，版本存佚，使讀者於學之源淵，術之流別而了然胸中，誠爲讀書之路徑，入門之先導。恰如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中所言：「余之略知學問門徑，實受提要之賜。」張之洞亦謂：「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

《四庫全書》將歷代醫籍收入子部，列于儒、兵、法、農諸家之後，從《黃帝素問》至清徐大椿《醫學源流論》，共九十七種（據《四庫全書總目》）。文淵閣本中爲九十六種，缺《衛生十全方》三卷，《奇疾方》一卷（《總目》爲一種），計一千八百零三卷。並存目九十四部，六百七十二卷。所搜版本分別爲敕撰本、內府本、永樂大典本、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本、通行本等。醫家類典籍，精鈔精校，且所收珍本甚多，向爲醫界推崇。如《顛顛經》、《博濟方》、《全生指迷方》、《衛濟寶書》、《濟生方》、《急救仙方》、《瑞竹堂經驗方》、《婦人大全良方》、《普濟方》等，均爲當時之繙本珍籍。

《四庫》七閣，於修成後數十年間，文匯、文宗、文源即燬於兵火，文瀾亦散佚不全，依其書目，借金山錢氏守山閣、歸安陸氏守先閣藏書鈔配，得以補齊。考歷代大型典籍之散佚，多厄于水火兵燹，而淪亡之根本原因，均爲沒有印刷流傳之故。所以民國時期，曾經有公私各方四次影印《四庫全書》之舉，但未能成功。

公元一九八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開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至一九八五年，全書印畢，合爲一千五百冊。文淵閣是《四庫全書》最先鈔竣的一部，其鈔校之精美，遠勝六部，全書三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冊，同《四庫總目提要》一百二十八冊，《四庫全書考證》七十二冊及分架圖八冊，共三萬六千五百八十三冊，其影印工程之鉅是可想而知的。

爲了使廣大醫界學者能够目睹《四庫全書》所收醫學典籍，以利於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產，中醫古籍出版社與北京大學圖書館擬將《四庫全書·醫家類》重印，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中醫古籍出版社自成立以來，即以搶救中醫孤、善、珍本典籍爲己任，在有限的條件下，編印了《中醫珍本叢書》、《珍本醫籍叢刊》等多種。使衆多珍貴醫籍得以保存、流傳，因而受到學術界的熱忱歡迎。而此次重印《四庫全書·醫家類》，使這一杏林矚目之鉅帙面世，實爲對祖國醫學事業的又一貢獻。書成之前，欣然作序，期以岐黃秘籍，於世永傳，中醫學術，發揚光大。

王雪苔于北京

一九八六年五月廿二日

重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醫家類序二

《四庫全書》是清代中期在朝廷主持下編纂的一部大型叢書，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清高宗弘曆爲示其「稽古右文」、崇獎學術，迺效法漢唐各代帝王，下令廣搜歷代遺書及清人著述，「下明詔，敕岳牧，訪名山，搜密簡，並出天祿之舊藏，以及世家之獨弄。」（弘曆《文淵閣記》）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詔立四庫全書館，開始纂修《四庫全書》。爲此聚集了大批人才，與事者三千餘人，歷任館職者三百六十人，其中著名者，如紀昀、陸錫熊、姚鼐、邵晉涵、王念孫、戴震等，皆屬學有專長的碩儒俊彥，爲一時之選。大學者紀昀與陸錫熊更長期擔任總纂官。前後計耗二十年時間，至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四庫全書》始告完成。全書共繕寫七部，分藏于北京故宮內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盛京（瀋陽）文溯閣、熱河（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和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卷帙浩繁，諸閣入藏數量亦不盡一致，其中文淵閣所藏，據一九三〇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按《四庫全書總目》查點，共計三十四五九種，三六〇七八冊，鴻篇鉅製，是我國歷史上現存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叢書。

《四庫全書》係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故以「四庫」名書。醫家類書籍收入子部。既往書志，包括史志在內，多將醫家退之於子部末簡，紀昀重視醫書，認爲「醫雖一技，亦民命之所關，故升諸他藝術之上」（《紀文達公遺集》卷八·《濟衆新編序》），列于儒家、兵家、法家、農家之後，爲子部第五。其後，《清史稿·藝文志》亦沿此例。據《四庫全書總目》，醫家類共收書九十七部，

然查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均無《衛生十全方》三卷《奇疾方》一卷（《總目》計為一種），故實收數為九十六種。紀昀在《濟衆新編序》中亦謂：「著錄于文淵閣者九十六部，一千八百十有二卷。」

所收醫籍，以時代為序，始於《黃帝素問》，終於清徐大椿《醫學源流論》，包括了秦漢至清代乾隆中兩千多年間重要的有影響的醫經、方書、本草及臨床諸科著作。四庫館臣鑑於《漢書·藝文志》著錄醫書，「醫經、經方二家後有房中、神仙二家，後人誤讀為一，故服餌導引，歧塗頗雜」，悉予刪除。另有一批雖經採進而未收入《四庫全書》的醫籍，列入存目，計九十四部，六百七十二卷。又循《隋書·經籍志》著錄《治馬經》等九家，雜列於醫書間的舊例，在存目中附錄獸醫書六部，計二十五卷，「退之於末簡，取貴人賤物之義」。至于太素脈法，以其不關治療，著錄於術數家類。從這些醫書的搜採來源看，可分為六個方面。

一、敕撰本，即根據清帝敕令撰寫的書籍，有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年）敕撰的《醫心方正鑑》九十卷。其書「根據古義而能得其變通，參酌時宜而必求其徵驗」，有圖有說有歌訣，學者既易考求，又便誦習，是一部匯輯醫經（注釋本）、方劑、診斷及臨床各科的中型醫學叢書，為清乾隆以後很有影響的醫著。二、內府本，自康熙以來，清代宮廷收藏的書籍不乏善本，「宋元精槧，多儲內府」（《清史稿·藝文志》）。迨乾隆間，更是《秘籍珍函》、《蒐羅益富》、《欽定天祿琳瑯書目提要》。編修《四庫全書》時，迺出天祿琳瑯舊藏，收入醫書計有《黃帝素問》、《成無己傷寒論注》、《銀海精微》、《傷寒論條辨》及《類經》五部。三、《永樂大典》本，明初永樂年間編纂的《永樂大典》，是一部空前鉅大的類書，它充分利用了明初所存的極為豐富的醫書，其中許多醫書到乾隆時即已佚失。但此書久沉臺閣，長期以來未被廣泛利用。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安徽學政朱筠奏請從《永樂

大典》採輯佚書，謂《永樂大典》於「古書之全而世不恒觀者，輒具在焉」，「請救擇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爲書，以備著錄」。（《笥河文集》卷一）此議得到大學士于敏中的支持，並爲乾隆救準。據此所輯醫書，有《顛顛經》、《博濟方》、《蘇沈良方》、《腳氣治法總要》、《旅舍備要方》、《傷寒微旨》、《全生指迷方》、《衛生十全方》、《奇疾方》、《衛濟寶書》、《太醫局程文》、《產育寶慶方》、《集驗背疽方》、《濟生方》、《產寶諸方》、《急救仙方》、《瑞竹堂經驗方》和《流注指微賦》。其中《衛生十全方》、《奇疾方》有目無書（殿本《總目》亦不著錄，惟外刻《總目》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著之），《流注指微賦》列於存目，《蘇沈良方》、《濟生方》及《瑞竹堂經驗方》實爲未佚。採輯佚書，致書已復存，古分不墜，嘉惠學林匪淺。陳垣先生嘗謂：「今日《四庫入書》精華，允推《大典》本。」而《永樂大典》輯本醫籍，亦洵屬庫本醫籍中最有價值的部分。由於明清兩代政府的失于典守，尤其是清末八國聯軍的焚燒劫掠，現存《永樂大典》只有原書百分之二，無從再窺全豹，因此這些輯本彌足珍貴。（四）各省採進本，以江南各省尤其浙江爲最多，如浙江巡撫採進本《諸病源候論》、江蘇巡撫採進本《外科精義》，兩淮鹽政採進本《傳信適用方》等。（五）私人進獻本，多爲著名藏書家所進獻，如兩浙藏書家巨擘寧波天一閣范懋柱進《肘後備急方》等六部，浙江藏書家汪啟淑進《壽親養老新書》等兩部，兩淮藏書家馬裕進《千金要方》，江廣達進《證類本草》。範懋柱、汪啟淑、馬裕並因進獻各獲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一些著名學者和朝廷大臣，如紀昀、邵晉涵、于敏中、英廉等也有進獻。各家所進，多精槧善本，如大學士英廉所進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即係「刻於勤有書堂，猶爲自明原本」（《婦人大全良方》提要），而非《薛氏醫案》所收，經薛己刪訂者。至范懋柱所進《普濟方》一書，是我國歷史上現存最大的方書，該書編寫時正當明

之初造，舊籍多存，因此書中保存了豐富的醫藥文獻，「古之專門秘術，實藉此以有傳。」但由於卷帙浩博，至乾隆時已「久無刊板，好事家轉相傳寫，舛謬滋多，故行於世者頗罕，善本尤稀」（《普濟方》提要），唯《四庫全書》因范氏所獻得收錄其全。六、通行本，即世間流行之醫籍，如《宣明論方》、《尚論篇》等。凡此足見《四庫全書》的編纂，十分注意考求板本，辨別真偽，擇善取精。

朱筠在《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中，力陳「著錄、校讎當並重」，故清廷「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悉心校覈。醫書部分職任校勘者，如袁天錫、周世泰、吳尊夔、程泰、舒岱、孔毓秀等，均為太醫院醫官。王燕緒、何思鈞、朱鈞、倉聖脈等儒臣任總校官。總之，庫本醫籍在板本的選擇，以及校勘、編纂、謄錄等方面，都是相當精審的。當然，由于卷帙浩繁，工程鉅大，《四庫全書》鈔本未免有訛錯舛謬之處，謄錄亦間有潦草脫漏之嫌，前人已有所批評，但終是白璧微玷，瑕不掩瑜。

在編纂過程中，每一部書籍完成時，即由館臣擬寫一篇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其後，由紀昀、陸錫熊別擇去取，刪節潤色，滙輯爲《四庫全書總目》。時稱紀昀於子部諸書「涉獵玩遍」，周書昌更於子部書籍的編纂窮「畢生之力」，醫家類各書提要，兩人傾力獨多，皆爲與有功者。《總目》所論，容有未盡允當之處，但其對醫籍的考辨評騭，確乎是鈞深摘隱，得其要旨。其在醫學領域中「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貢獻，更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因此，醫家類提要向受推重，並廣被徵引。比較原各書提要與《總目》，頗有異同，從中可以考見紀昀修改加工的勞績，於學者不無啟發。

七閣庋藏之《四庫全書》，以文淵閣本成書最早，校勘最精。按明代本有文淵閣，爲皇家藏書處，地在內閣之東，至明末葉其制盡廢，僅存遺址。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詔於紫禁城內建文淵

閣，遂於文華殿後聖濟殿遺址構建。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夏，文淵閣建成，「閣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閣」。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第一部《四庫全書》修成，收貯文淵閣。所藏《四庫全書》每册首頁用「文淵閣寶」，末頁用「乾隆御覽之寶」。每部首列提要一篇，附總纂、總校官姓名，未綴謄錄生、校對生姓名。由于文淵閣位於文華殿後，文華殿為清代皇帝「舉行經筵」，「講求古訓」之地，經筵講畢，例於文淵閣賜茶（《養正齋叢錄》卷五），時有翻閱書籍，館臣深恐因有訛錯獲罪，故文淵閣本的校勘較他本為精，且字亦工整，書品甚佳。由于書藏大內禁地，只供皇帝閒居或行幸時翻閱之用，從未有人登閣借讀。

《四庫全書》七閣之藏，文滙、文宗燬於戰火，文源於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聯軍焚燬，文瀾亦多散失，後經補鈔得全。在國家經過百餘年的內憂外患之後，文淵、文津、文溯三閣《四庫全書》，天壤之間猶得完帙，足深稱慶。

《四庫全書》集中華典籍之大成，薈東方文明之精英，富麗堂皇，蔚為國光。雖歷經劫難，然浩卷猶存，實乃「稀世鴻寶，舉世同珍」。早在晚清時期，東西各國即迭次許以重金，要求錄副或複製影印其書。公元一九二〇年六月，法國前總理巴黎大學中國學院院長班樂衛氏訪華，又欲以退還庚子賠款影印《四庫全書》，雖經政府允諾，終因款鉅難籌，其事多艱而擱置。

此後，於公元一九二四年，商務印書館為慶祝開業三十週年，擬借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以資紀念，但亦因中道受阻，半途而廢。次年，政府明令將文津閣《四庫全書》交由商務影印，適遇江浙直奉戰起，交通阻滯，南運遂止。其後，東北地方政府擬印文溯閣《四庫全書》，於公元一九二八年，兩次通電全國，然計劃未成，突遭變故，徒托空言。

以上四次印行《四庫全書》之舉，均因國情多變，好事多磨，且爲其卷帙繁重，需資過鉅而一無所成。於是，國人復有選印珍本秘籍，以保存流傳之議。至公元一九三三年，熱河失守，平津震動，文淵閣全書隨華北文物南遷，政府亦有選印《四庫全書》珍本之議。遂由商務印書館於上海攝製，將文淵閣《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縮爲小六開本，至公元一九三五年分四次將書出齊，計二百三十一種，一千九百六十冊，十一萬餘頁，名爲《珍本初集》。

初集問世後，未及續印，即抗戰爆發，時局動盪，其事中輟。直至公元一九六九年，臺灣商務印書館乃重版《珍本初集》，並逐年選印珍本，至公元一九八二年四月，共印十二集及別輯，計十三集，一千八百七十八種，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冊，約爲全書百分之四十四。

《珍本》因係選輯，每集均有經史子集四部，全書排列順序難免凌亂，且因冊數繁多，又無頁碼，查檢不便，缺失甚多。於是，該館決意籌印《全書》，以償初衷。公元一九八二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之事開始進行。其版式悉依原本，其順序概依《總目》，以期存真。並增入《總目提要》、《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及以四角號碼檢字法和筆畫部首順序編製的書名和作者索引。其大小爲十六開本，每頁分上下兩欄，納原書二頁，並加編統一頁碼。其中間有卷次頁數訛誤，則旁加按語說明。全書精裝燙金，計一千五百冊。

是書既出，中外同珍，然其卷帙浩繁，難得全璧。醫界之收藏猶爲不易。多少專家學者，爲得見子部醫籍，親自躬行，費盡苦心。特別是從事中醫古籍整理校勘之諸同道，更是急需，遂千方百計以求一睹。《四庫全書》的纂修校讎，多出當代大儒之手，且由於內府藏書甚富，宋元刻本亦多，故《四庫全書》之校勘價值，自是不言而喻。

爲宏揚岐黃學術，探求醫理真諦，發掘《四庫》秘典，沾溉杏林學子，中醫古籍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圖書館，擬將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重印，以饗醫界廣大學者。計五十四冊，四萬餘葉。每冊平均厚達八百頁，一律藍黑布面，精裝燙金，插架琳琅，殊爲壯觀。

爲便於讀者使用，本書將原《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八冊）中之卷一百三至一百五，子部十三至十五醫家類部分，及《簡明目錄》（十七冊）中之卷十子部醫家類部分，作『醫家類提要』、『醫家類存目提要』和『醫家類簡明目錄』，共爲《四庫全書醫家類總目》一冊，一併重印。該冊前有清高宗題『文淵閣記』、清乾隆皇帝畫像及文淵閣《四庫》書影。後附孫學威整理『續修四庫全書醫家類目錄』、與金立編撰『醫家類書名著者筆劃字順索引』、『醫家類書名著者四角號碼索引』、以及『四角號碼檢字法』、『索引字頭筆劃檢字』等。如是則眉目清明、條分縷析，提綱挈領，堪稱便捷。竊以醫之始於岐黃，法於自然，合於無窮，本乎大道。自先秦以來，《內經》明理，仲景立法，金元爭鳴，葉吳崛起，諸家蜂出，撰述充棟，濟世扶危，功效卓著，及治而典籍修，遇亂而理論興，醫道之堂皇，綿亘數千年而不衰，舉世爲之矚目，誠爲民族之驕傲、文化之輝光。然醫中自然之理、奧藏深隱，又東西科學方法，各執一端，似非比附所能知其反，亦非實驗所能見其真。故邵雍有謂：「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

醫之所寶者典籍，典籍之精審者《四庫》。如《四庫全書總目》中所言：「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觀元好問《傷寒會要》序知河間之學與易水之學爭；觀戴良作《朱震亨傳》知丹溪之學與宣和《局方》之學爭也。然儒有定理而醫無定法，病情萬變，難守一宗。故今所錄兼衆說焉。」《四庫》所收醫籍之全面，版本之珍貴，自不待言。而所撰之提要，於著述原委，作者生平，版本

源流，內容梗概，亦足資參考。其對於學術研究之意義，實難盡述。

中醫古籍出版社爲搶救瀕於失傳之孤、善、珍本醫籍，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編印《中醫珍本叢書》等多種，使國中秘籍，得免散逸，其辛勤耕耘，甘爲作嫁，區區微忱，不爲人知，今復與北京大學圖書館同心協力，重印《四庫全書醫家類》以贈海內學子，實爲有功之舉。嘗謂典章文物，盡在圖書，民族文化，存亡所繫，守先待後，匹夫有責。今見名世珍籍，化身千百，廣爲流傳；期以舉國先知，發皇古義，嘉惠來學，誠欣慰也。

伊廣謙 傅景華謹識

凡 例

一、本叢書凡九十六種，一千八百十二卷，系據台灣商務版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醫家類重印。

二、其體例、部類、卷冊、頁碼亦完全與商務版相同。

三、為閱讀和檢索方便，本總目在醫家類提要目錄和簡明目錄前增加了醫家類目錄。目錄按所收書順序排列，書後附有提要目錄和簡明目錄的頁碼。如：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內府藏本：一 八三
其中第一條頁碼為提要目錄頁碼，第二條為簡明目錄頁碼。

四、本總目增加了續修四庫全書醫家類目錄四百一十七種，經整理分醫經、本草、診斷等十三類編排。目錄前附有分類表及每類書所收種數的起迄號碼。

五、書名著者索引是為便于讀者檢索全書而編制的，包括四庫本所採用書名、原書名、流傳書名等，還包括著者、撰者、編者、輯者及重要校刊者。

其中筆畫字順索引是按書名和著者字頭筆畫及字順編排的。如：《八十一難經》、《九卷》、《千金方》等，先按字頭筆畫多寡排列；又如：方有執、王子接等則是後按字順，即一字之「一、一、一、」順序排列。

四角號碼索引按首字之四角頭碼順序排列，首字相同的則依次比較第二、第三個字的四角號碼順序。詳見書後所附四角號碼檢字法及索引字頭筆畫檢字。

六、筆畫字順索引及四角號碼索引所注頁碼如：證類本草⑧——七四〇——一即指全書第七四〇冊第一頁，⑧為本套書之第八本；證治準繩③⑤——③⑦七六七——一①即指該書為全書第七六七至七七